



父亲的影子

□ 原永峰

记忆的长河里,有多少印象和场景是不可磨灭的,父亲的亡去让乡村童年的往事再次清晰起来,心底里柔软的地方一旦触碰而唤醒,那些关于乡村童年的记忆再次清晰起来,而思念和记忆就像溢过田埂的溪水,涓涓汨汨地流淌和浸润着心田……

想起父亲,是这个样子的——

父亲俯下身子,按按自行车的车胎,似乎对足足的胎压很是满意。然后起身,一手握住车把,一手扶着车座,抬起右脚蹬开支架的弹簧,顺势往前快跑一步,轻巧地跳上自行车,拨了几串欢快的铃声,大声唱着《四郎探母》《三关排宴》,也或者是流行歌曲,一路行去……

这是年轻的父亲去上班时的一个小场景,父亲上班的煤矿离家40余华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就是这样来来去去,而在这不经意的来去中,却镌刻着父亲30多年的岁月匆匆。如一日般沐着春天的煦风,顶着夏日的酷烈,披着秋日的金黄,裹着冬天的风雪。

想起父亲,是这个样子的——

儿时最深的记忆就是父亲斜挎在车前把上的黄挎包。

家在农村,父亲工作在外,每每听到车铃响,必是父亲回来了,这时无论是在和伙伴们玩耍,还是和姐姐游戏,第一时间就雀跃着迎接父亲了。抢过黄挎包,里边必有一些吃食,有时几个馒头、一兜青枣,有时半盒酥肉烩菜、几根油条,总之是没有空过的。那时候,我在家里排行最小,多

吃多占是理所当然的,直至哥哥姐姐上学了,更是独占。

还记得多少次手里擎了半个馒头,专向人多处去,边吃边玩,过往的大人们说:“小峰,你爸又给你买好吃的了?”

跨过童年的河,年岁渐涨,慢慢懂得,那一次次黄挎包里吃的,并不是爸爸有多少余钱买的,而是从上班的班中餐里省出一半来,留给家人。如山的父爱这样简单,无非就是看着孩子们幸福地吃着。

想起父亲,是这个样子的——

我家里有一柜子书,那时在农村是不多见的,整套的四大名著、厚厚的《唐诗三百首》,还有《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一千零一夜》……

有那么一阵子,父亲还订了期刊《剑与盾》《大众电影》等杂志。每到年关放假了,能跟着父亲去矿上住几天,父亲有空,就带我去逛书店。我记得当时看上了一本《大闹天宫》的彩色画册,定价4角9分,这与几分钱的小人书相比无异于太过奢侈,当我期期艾艾想要那本书,父亲尽管劝说不要,最终还是为我买下了。

我似乎怕父亲说这是浪费钱,便一

页一页的大声翻读书上的文字;回了家里也怕妈妈说父亲乱花钱,又当着妈妈的面一页一页翻读;回到学校更是炫耀着一页一页翻读。

记忆最深的,是父亲朗读着《一千零一夜》或《聊斋志异》的故事,母亲扫地做饭,我的思绪已经随着父亲的朗读去勾勒“画皮”的样子、“飞毯”的神奇、“阿凡提”的睿智快乐。

古人以诗书传家为美德,父亲也许并不懂这些,但用自身的言行,绵绵做来,也给我们种下爱书、读书的种子,

想起父亲,是这个样子的——

“焖一壶茶”是村里特有的说法。父亲休息在家,常有邻里上门坐坐,父亲是不让客人闲坐的,早就准备好了大号的搪瓷缸,几毛钱的茉莉花茶,滚烫的开水冲进去,最具特色的是挖两勺白糖,盖上盖子“焖”起来。

然后再发支烟,最早是大前门、大金钟,后来是大光、马缨花等,准备好这些,父亲反而坐着说话了。进进出出地给水缸挑水,往煤池子里和煤,多是母亲说着家长里短,父亲借着进出间隙,为客人添茶、换烟。

就着这闲茶散烟,儿时的我不知听

了多少民间故事,家庭的烟火星光就这样在叙不完的邻长里短、滴不尽的更漏长夜、讲不完的故事中徐徐来去。而我呢,从来没熬过一次茶尽烟净,早就就进了梦乡。

想起父亲,是这个样子的——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父亲也退休了,赋闲在家,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非要闹着找点事儿,继续发挥余热。他早就准备好了卖馒头的荆条篓,在征得母亲同意后,就骑自行车卖馍去了。父亲总是风风火火,不拘一格地叫卖、不计斤两地舍得、不顾形象地一路欢歌。

待到卖完了馒头回得家来,就着乡村的静夜,数着挣来的钱,父亲是满足的、满意的。

父亲从骨子里是不愿给儿女们添麻烦的。他先后几次住院,粗算来花钱不过两三万元。患阿尔兹海默症数年的老父亲,没有易怒骂人,没有闹腾,没有自私多疑,独自选择了安静坐着的那一种。

2023年寒冬腊月之时,我的内心窃以为短暂的住院能给父亲残病身体增加一些抵抗力,然而终未能挺过年。

父亲4岁丧母,及至18岁时,爷爷和奶奶又年前年后相继离世,父亲就子然一身了。父亲很少说起童年,传递给我们的,只有快乐开心。

怀念父亲,已不必泪眼婆娑。惟愿把父亲的快乐、善良、勤劳,一一整理起来,依着美好的记忆,静好地生活。

这就是父亲留在我心底的影子。

大美长治 (外两首)

□ 杨根红

巍巍太行,钟灵毓秀
一座古城从这里诞生
她走过浪漫的神话庄园
把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精神
深印在上党盆地
她历经血与火的淬炼
把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太行精神
深植进长治人民的脊梁
她跟随着共和国的步伐
一次次涅槃,一次次转身
每一次华丽登场都闪耀着
“大美长治”的光环

是的,她有很多响亮的名字
她是全国卫生城市
她是全国文明城市
她是全国宜居城市
她是全国园林城市
她是有着像赵树理那样的
文学巨匠的文化城市
她是享誉全国的曲艺城市
她是正在转变的海绵城市
她将成为现代太行山水名城

走在长治的街头,你会看见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三河一渠”绕城而过
滨湖湿地更加美丽
现代立体化交通愈发便利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
到长治的街头走一走
你会发现
夜市车水马龙人流如织
这是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
这是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长治久安,久安长治
这将是一座将“长治制造”
传遍四面八方的城市
这将是一座幸福的城市
美丽的城市,平安的城市

老顶山

向上的山路在我脚下盘桓
我是开着车上去的
想行进到最高的岩层
写最美的诗
那是一首一行行下降到
深渊的诗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
对它沉默地抒情
如同新生的硕大的绿叶
闪着一对不明就里的长睫毛
安慰风

或许它早已讶异于我的粗心——
那些追风筝的人

那些在白云下嬉闹的人们
同样构成它的一部分

今天我小心翼翼地望着向上的路
后面站满了一座座老顶山

致炎帝像

多少次从你脚下经过
我的仰望就有了飞翔的力量
在金灿灿的阳光下
在宽阔的大地的胸膛
在山风坚实的臂膀
在黑夜发光的巨手中
那沉甸甸的谷穗
把你和我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我和你一样地注视着远方
注视着低处的人类
任雨水淋湿我的长发
任严寒击碎我一身的兽皮和树叶
因为人类,我久久地注视
除了如炬的目光,我一贫如洗
我眼噙热泪注视着
别人看到你满脸庄严肃穆
只有我看到你的亲切和孤单

只有我看到你衣衫褴褛
和对五谷的虔诚——

尽管你一身铜甲,熠熠生辉

我不止一次站在长治老顶山的山麓
我的仰望在攀登
它穿过历史的隧道
在远古的五谷山丛林中
披荆斩棘,风餐露宿,遍尝百草
流着汗
流着血
冒着中毒的危险
为了唯一的粮食
哦,那五谷——
人类的父亲和母亲
人类的唯一,唯一的人类

我站在百谷山的山巅
我东望平顺、壶关
我北望潞城
我西望长治之西
我穿过你的内部
拾级而上
我望着燃烧的落日
沉进人类的大海
那是你整宿整宿失眠的眼睛
落入人类唯一的粮食

有多少人不止一次地谈论过粮食
在老顶山山脚
面对你,我在心里数着粮食

